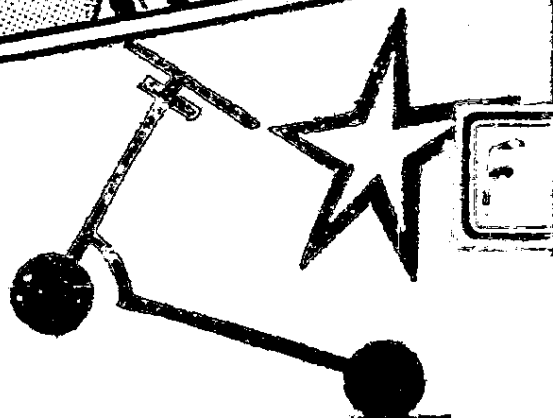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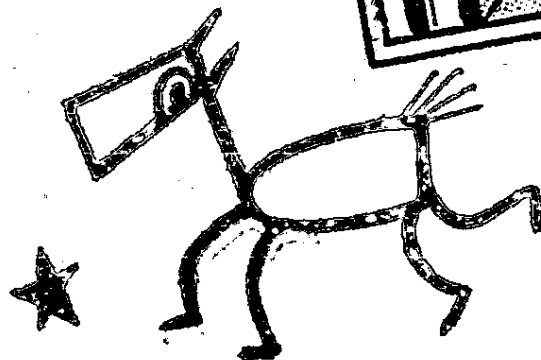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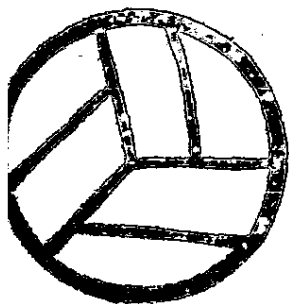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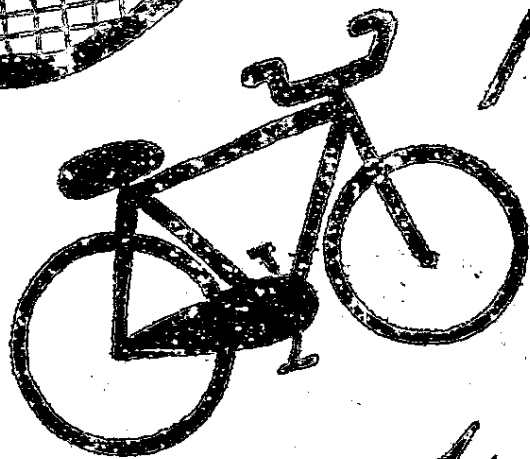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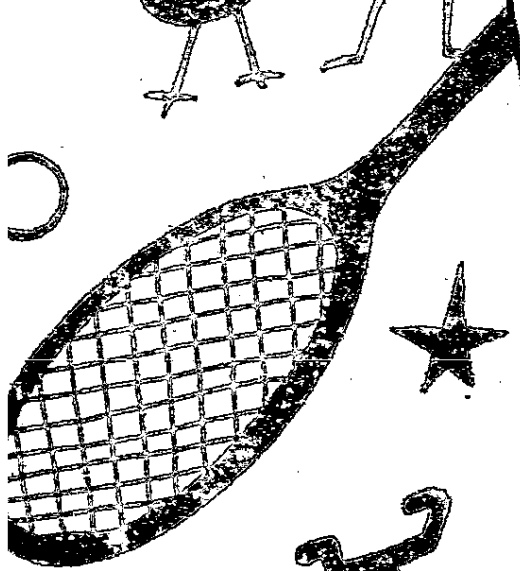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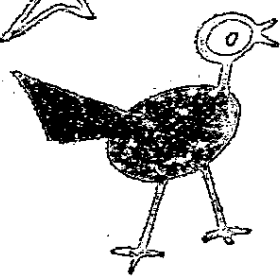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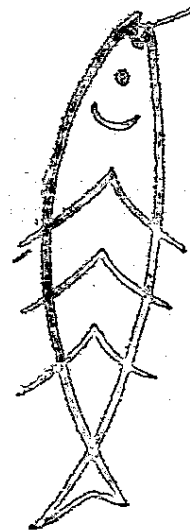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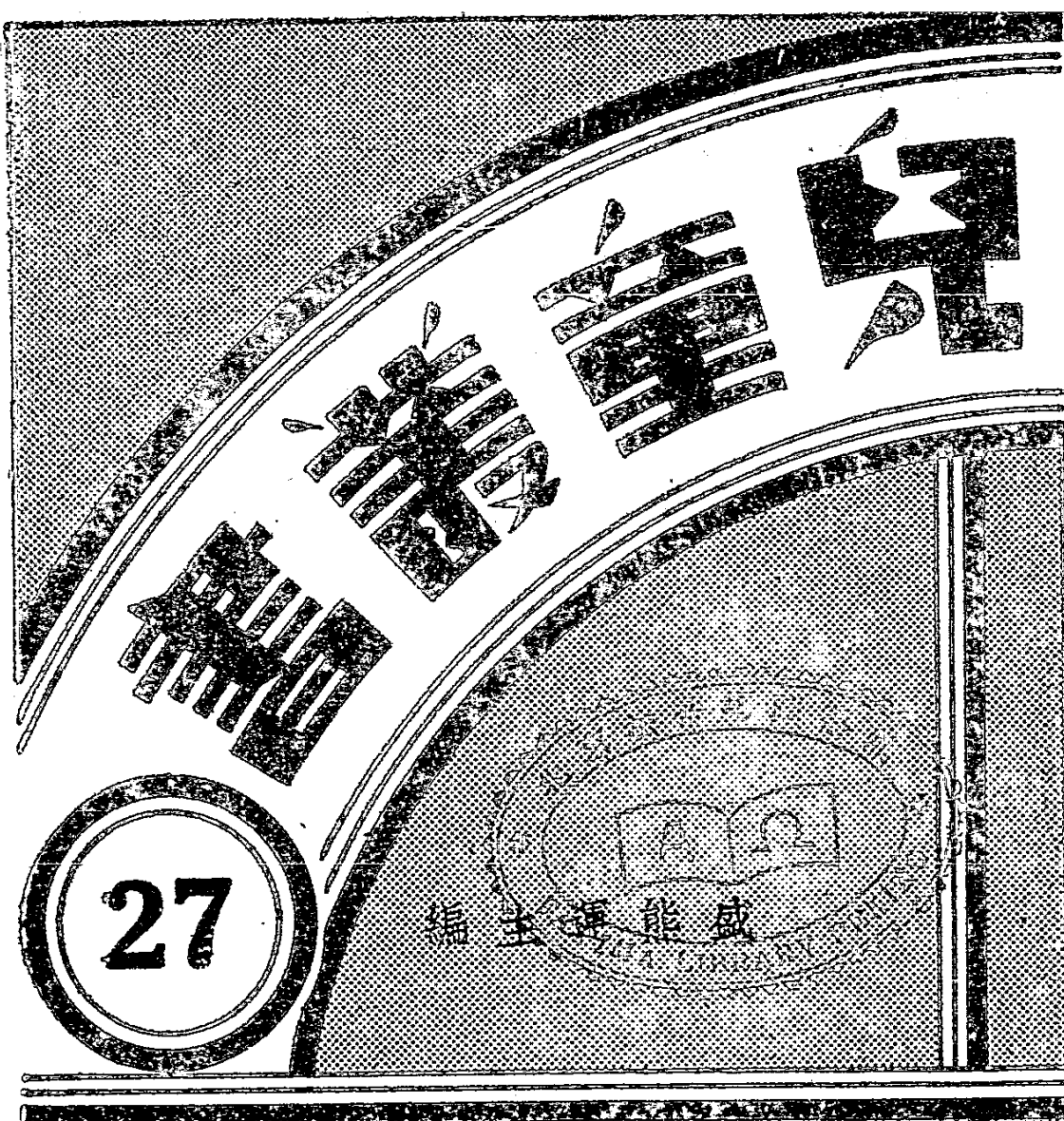


貝與夕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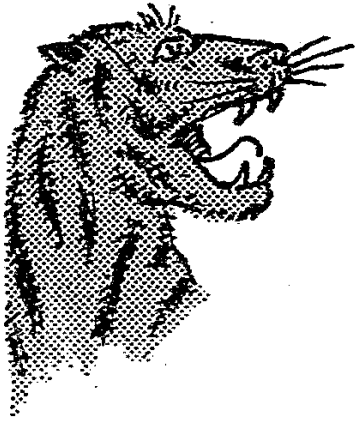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貝 英 多 祿

林 乃 品 作

慈 幼 印 書 館 出 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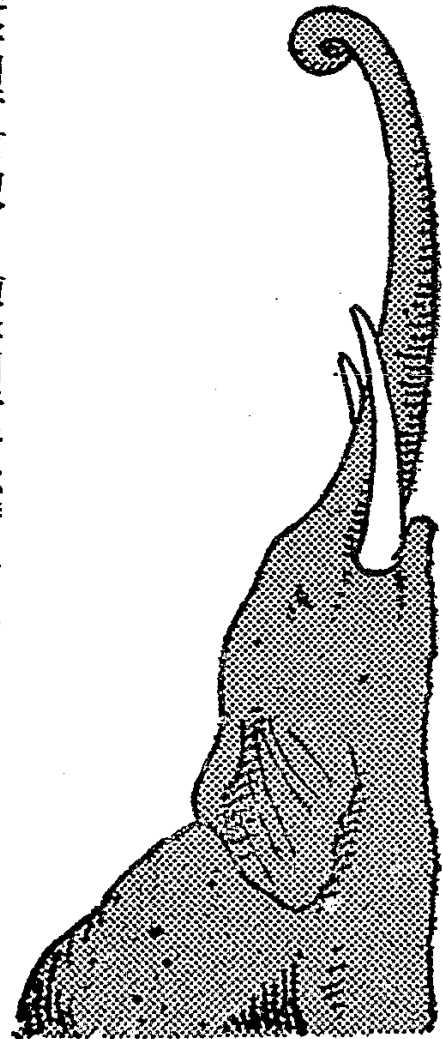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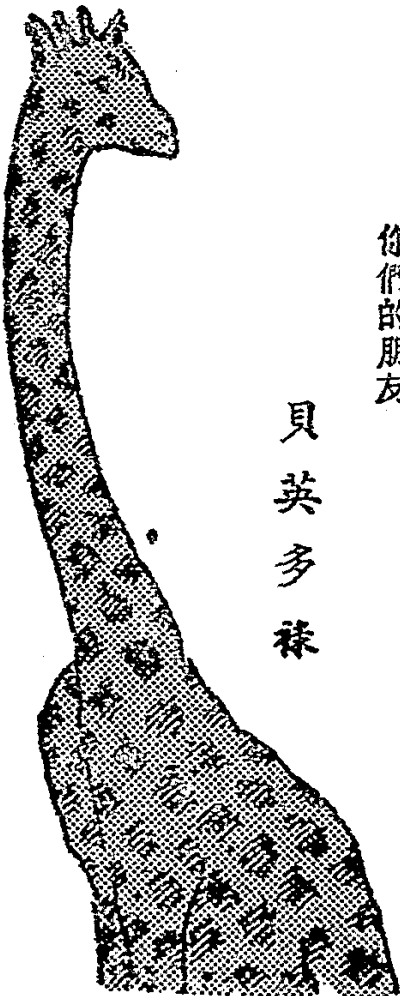
小朋友們：

我已是你們所有的了，願你們好好地待我、保存我、不要糟塌我。

用心讀我，把我的一切介紹給你們的兄弟、姊妹；因為我的所有，對於你們都是有用的，我可以使你們的童年過度得更快活、更滿足！

你們的朋友

貝英多祿





傍晚了，一個粗魯健實的漁夫，在瀕海的樹蔭下，狠狠地打着一個被他壓倒在地的年輕的小孩子。一陣使人感動的啼哭聲，已瀰漫了整條行人路的空氣了。那結實的小身體不斷地掙扎着、哭着、罵着。

『……痛死我了！……惡毒的漁夫！』

『該死的小鬼，誰教你來偷我的東西？』漁夫氣惱地打着孩子，罵着說：

『這一下子是偷魚的償報！……這一下子是偷我的竹竿的償報！……這一下子是偷我的魚鈎、魚絲的償報！』

『够了，够了，如果你再打我……』

孩子哭得很厲害，憤恨得什麼似的，那雙眼睛幾乎要迸出火來，顯現着巴不得馬上要報復那漁夫的神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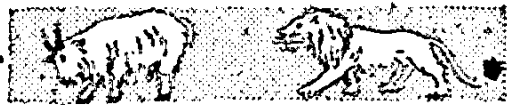
這齣不常有的戲劇很快地便完結了，因為驀然地來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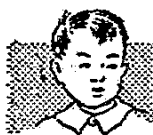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個比漁夫更結實更粗壯的漢子，他看見太不平而忿怒起來，立刻撲過去，從漁夫底手中，把被打的孩子搶脫出來。——那路見不平的大漢，是一個富室的僕人，孩子雖然僥倖獲得自由了，但是他的心神是怪不安定：驚懼、忿怒、失望的意識都在他的腦海裡交戰着。他又想奮發起來要掙脫仗義使者底掌握。看他的小身軀跳動得像剛才離水的海魚一般，他的眼睛也閃出可怕的兇光來，他的淺黃與淡紅而又帶着微黑的長髮，由額前搭掛下來，幾乎連那不尖不圓的鼻子也遮沒了。

『喂，你竟然要保護一個損害人家財物底壞種嗎？難道那小鬼所幹的偷竊行為值得你來抱不平嗎？總算那壞東西佔便宜吧！——』漁夫猙獰的眼光表露出藐視的神態，指着小偷和睜視着那仗義的漢子。





書 叢 童 兒



「朋友，一個弱小的孩子，不消說是受不起你狠命毆打的，就是法律也禁止成年人欺凌孩童的。」那僮僕鄭重地回答。

「不，他理應領受這種懲戒來賠補自己的罪過，我已經費了許多工夫去窺伺他了，倒是這小鬼很機警，走得很快……他偷我的東西也不止一次啦！我現在是必要嚴厲地懲戒他。」

漁夫疾言厲色訴說了孩子底罪狀，他是不甘便宜放過這個小偷的，在他最憤恨的時候，又催使他如狼似虎地要撲向孩子底身上去。

可是那漢子早就提防了，一面攔阻着漁夫底突擊，一面掩護那吃驚着的孩子。

「不要害怕，你來，和我一齊走吧！」





在漁夫憤怒和不斷地謾罵聲中，他不顧一切地拖着孩子急急地溜跑了！

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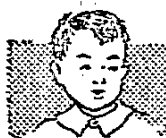
×

×

他領孩子沿着海灣走了百數十步，在一座給花木繞着的洋房門前停住。園門是洞開着的，那裡有一個外表上生得美麗可愛的女孩子，坐在一輛裝煌的小車子上，遠看去她是頗漂亮的，可是接近了，便發覺她的臉色很枯黃，蒼白的；一雙像天色似的蔚藍的眼珠，雖然閃着活潑的光，却又顯着有無限的哀怨。僕人把孩子帶進園門去，她見了他，臉上就微笑着，打量着他的全身。

僕人向她行過禮。





「小姐，這就是被漁夫虐待的小朋友了！」僕人說。
「請過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女孩子招着那白得像象牙般的纖手喚着孩子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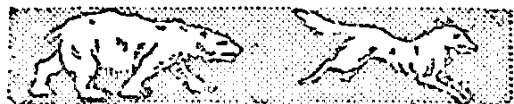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叫貝英多祿。」

「唔！貝英多祿這名字太長太不順口了！我喜歡多祿兩個字，那麼我以後就叫你多祿好嗎？」女孩子高聲說完又低聲地問：

「多祿，多祿，這樣是否比較好些？」

貝英多祿在生命史中，還是初次聽到這種柔美安慰的聲音，這些充滿友愛底說話，雖則會令到他的頭腦異常昏亂，不過，他心裡的愉快却是有生以來最滿足的。

「漁夫爲什麼要這樣兇狠地毆打你呢？」她不平地說
「唔，本來是我自己太對不起他。我常常去偷他的東





西！我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底，也祇知去幹那些偷偷摸摸的勾當！」

貝英多祿說話時嘴已張得很潤，白色的牙齒也突露出來，他還洋洋得意地笑着，可憐他說出自己的壞行為來，似乎是覺着很值得誇張和榮幸一般。

女孩子靜聽着貝英多祿陳述自己的壞行為，毛髮也豎立起來，但因他坦白地毫不隱瞞自己的錯處，表示了他原底不是一個難教養的兒童，不過受了惡劣環境底壓迫罷了。她覺得他實在很可憐，所以她很有希望地握着貝英多祿的手。

「多祿，我問你，為什麼你要幹那些壞事呢？」她親切地問。

這句話底來勢很厲害，使得貝英多祿底臉皮都漲紅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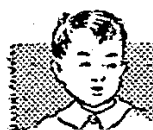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。他的右手搔掙着蓬亂的頭髮，因為他的左手被對方緊握着，全身的神經也不知不覺地抖顫起來。

『我幹好或者幹壞，根本和妳是無關痛癢的，不過，妳要明白，我是一個被人遺棄的孤兒，世界上沒有人照料我，日常的一衣一食，自己又沒能力去找，所以饑餓的肚子便迫我去偷東西來吃，寒冷的身體逼我去偷衣裳來穿。不幸有時給人捕獲了，便要挨打挨罵……我要發洩心裡的忿恨，決意要向一般人報復，決心要去偷取他們的東西……有時，我爲着洩憤，便連那無罪的飛鳥也打殺了，毀壞牠們的巢穴；我捉到了蝴蝶，也絕不留情地把牠的翅膀撕成幾片，丟在火堆裡送掉牠的生命；那些出現在我視線內的螞蟻，也逃不了我的蹂躪……是的，我這樣做爲要洩憤……我的心已變爲惡的、狠毒的，對了，不祇現在我要這





樣的洩憤，將來也繼續同樣的洩憤，永遠的我不會改變這種洩憤……永遠的我也不停止這種的洩憤！洩憤！洩憤……

『貝英多祿瘋狂似地吞吞吐吐說完了，身體已無力地倒在地上，發出絕望的哀號。』

那僮僕恐有不測之事發生出來，正要上前去扶起他，却被小姐阻止道：

『讓他小憩一會，不要攪擾他。』

小姐是個情感豐富的女孩，她看貝英多祿表演的獨幕劇，到了最淒慘的一節，自己也不禁吊下淚來，低頭瞧着貝英多祿：

『可憐的小朋友！可憐的小朋友！』她不停地嘆息着她沉思了一會，似乎找着辦法了，接着說：

『多祿，你既然什麼也短缺，環境迫你爲非作歹，但





兒童叢書



我問你，你是否願意一生常幹這種墮落的勾當？假如你日常的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樣樣都有，換句話說，即是你的衣食住都肯供給你滿足你的需要，那末到那時你能澈底改過造成一個好孩子嗎？你願不願改過呢？請你思考過再坦白地答覆我，你明白嗎？』

那女孩子的思慮很是深遠的，從她的說話裡便可以看到她是很聰明的了。可惜她大生是殘廢的，兩隻腳不便行走，不能享受活動上的幸福和興趣，她坐在車子上目不轉睛地俯視着地上的貝英多祿，她心裡很急切要聽取他的回答。她那顆碧綠的眼珠所發射出來的光，一絲一毫都緊緊地抓着貝英多祿。她真的着急了。

『多祿，你已經想過，究竟可能澈底改過嗎？』

貝英多祿仰起憔悴的頭顱，臉上染着淚和汗所塗抹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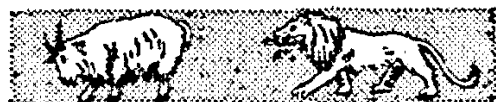


的痕跡，他呆呆地望着那女孩子低聲地說：

「唔！要我改過？一定很不容易……也許可以……如果我決心要幹去的話，沒有一件事情是辦不到的，本來我也不該錯過了這個難得的機會，照妳的規勸去試一下子，不過……唔……罷了，這一切都是多餘的妄想，實在要拔除我那根深蒂固的毛病是一個最大的困難，我已經習慣了幹惡事，仇視一切了。謝謝妳的好意，我是一個沒有學識的頑劣傢伙……謝謝妳的好意了！」

貝英多祿翻起身來，拍掉衣服上沾染了的塵埃，接着便想尋他的路跑去。

「站住，不要走罷！」她舉起手來起勁地說：「多祿，你就這樣不辭而別嗎？有沒有想你以後的生活是怎麼的？你還是聽我的話暫時在我家裡棲息罷。你剛才說了；如





書 叢 童 兒



果你決心要幹，沒有一件事情是辦不到的，爲什麼你又畏怯着，不切實地去試試呢？現在我告訴你，無論什麼時候，我若要決定幫忙一個人，實在比吃飯還要容易；因爲我爸爸有數不清的產業，凡是我有所要求爸爸的，他很隨便地就答允我，這件事我一定可以求他的，但是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在我家當一個僕役？那用不着你辛苦勞碌去幹粗重的工作；除了早晚淋一次花，和担任偶然要上街買零碎的東西以外，常常都在我身旁陪伴我遊戲，過着那舒適的生活，這樣，比較起流落街頭的漂泊生活，不是遠勝過嗎？多祿，我可沒有錯介紹你哇！」她說話的聲音由強勁而漸變爲薄弱了，她心裡忽然有所感觸，又悲從中來，臉上的笑容自動地收斂了，悶着說：

「多祿，其實我比你更不幸十倍，百倍，千倍，甚至





萬萬倍哩！你瞧，我兩隻腳完全殘廢了，不能享受行動的自由，整日釘着似的困在車子裡，早晚起床和上床睡覺的時候，也要人家來扶助，唉！爲着喪失了活動的能力，我精神上就受着很大的打擊，勉強地過着那枯燥煩惱的日子……貝英多祿，你就住在我家裡罷，你可以安慰我的，你快點決定吧！」

小孩子的心是天真爛漫的，容易變好也容易變壞，貝英多祿聽了她的話，臉色由紅而變了像她一般的青白……他的心裡是騰沸着的……他現出感動的樣子，他愿意實行改過了！他忽然雙手捧着她的小手親吻着。

「慈心的小姐！妳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問。

「我叫雅納。」她答。

「哦！雅納小姐，妳是世上第一個會安慰我的慈心人





，我永遠地記念着妳，祝妳福樂和健康；爲要感激妳，我很滿意做妳家裡一個卑下的僕人，天天侍奉着小姐！』

×

×

×

光陰飛馳地消逝着，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，一天，潮水下退的時候，在海邊狹長的沙灘上，又看見雅納的小車子；因爲她父親每天都要她到海濱去呼吸清鮮的空氣，不過在她那乘車子的旁邊，却換了另一個穿着灰色衣服和配着金屬鈕扣的小僕人，他就是貝英多祿，以前他那頭亂草般的散髮，現在奐然一新的，分開左右梳得光滑，在正中留着一條露出頭皮的白線，他那副向來頑皮和惡狠狠的臉孔，現在已變成溫和良善的神采了。





貝英多祿把在海灘上所拾來的許多奇形花斑的貝殼，和所撈捕的許多小魚小蝦和小蟹等，都拿來獻給雅納玩弄。以後，他又以熟練的手勢向她講故事、念書、和說其他能够討她歡喜的笑話，現在的貝英多祿已變成了雅納少不得的伴侶了。

其實在貝英多祿心理的存想，却承認自己並沒有分寸的功勞，不過是雅納以前種下了的慈善種子，感動了他盡可能的顯着「忠誠」去報答她罷了。

「多祿，你覺得現在的生活比以前怎樣？舒暢嗎？」

「哈哈！」他答：「很舒暢的，比以前真好像是天和地一般的有分別了！」

「我屈着手指算起來，你到我家裡快滿兩個月了，你還記得從前那些苦痛的日子嗎？」





兒童叢書



『是的，我牢牢地記在心裡，我每回憶起過去那些事情，我就伸着舌頭慶賀自己今日的遭遇了；這真像在童話裡所說：有一位仙女降下來，她把手上的拂塵向一個貧窮的孩子拂了幾下子，貧窮的孤兒，立刻變成了富人的子弟。我的福氣，實在不下於那樣的孩子呢！我心裡常常這樣地高興着，感謝着雅納小姐！』

雅納給貝英多祿引得大笑起來，她好幾年沒有發出過這樣劇烈的笑聲了，他們這對甜蜜的小伴侶，在談笑中常常會現出各人心靈底貞潔。

她笑着，他也笑了！

『雅納小姐，我現在的品行和其他的一切舉動，都能夠迎合妳的意思嗎？請妳告訴我，或者妳已經發覺了我是很努力地以前的壞品行克勝了，爲的是要感謝妳的一片』





提拔的慈心，我這樣做的對嗎？」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她禁不住又笑了：「聰明的多祿，你說的很對，最微細的事情，你也注意改良了，希望你不斷地繼續做去吧！」

貝英多祿的臉漲紅了。

「小姐，是你太褒獎了，希望你常常糾正我的壞品行才好。」

他們談得入神的時候，忽然從西南方的天底捲起了幾塊黑雲，它們越張越大，幾乎把半邊天際遮沒過。貝英多祿頓時緊張起來。

「小姐，妳願我把車子推回去嗎？妳瞧，天時快要括風下雨了，那些風和雨對於妳的身體是很不適宜的。」

「是的，快把車子推回家去吧！」





×

×

×

貝英多祿是很明白知恩報德的道理，所以他常常十足表現出敬愛雅納底心情，他常縈懷着：昔日在瀕海樹底下的狼狽——給漁夫狠命地毆擊……倒是後來忽然的來了那仗義的使者解脫了。以那時的下流而隨時會發生危險的環境，一旦間轉到安全生活，當然，他要感激雅納了，是以，他因着知恩報德的驅使，他愛護雅納底恩情，還勝過愛護自己。即使要抽取他的血液來醫治雅納底病源，他一定無需考慮馬上便會答允犧牲的。

但是，貝英多祿並沒有什麼東西和善法可以療治她的病體，她爲了不能活動，衰弱便一天加緊一天地來壓迫她





書 叢 童 兒



，最有名的醫生也給她診治過，把她帶到空氣新鮮的環境裡，讓她去休養，可是仍然沒有生效。

她父親是一個家資千萬的子爵，他膝下祇有雅納這個小寶貝，在這小寶貝底身上，他花費了許多金錢，雖然是徒勞無益，做父親的，仍是繼續去醫治她。

雅納底病狀日見沉重，甚且不能離床了，她的容貌瘦弱得很可憐和怪可怕，蒼白色的臉兒深凹了下去，而那像死魚般的眼睛却凸了出來。

貝英多祿固然爲着她的病勢而感到憂傷，但誰也不比她的父親傷痛，他一刻不離雅納的床褥，頻頻地吻着他的女兒的小手，他的淚珠滴滴地流着，染污了自己的手和女兒的小手，也染污了女兒床上的錦綉被褥。他的飲泣，像是傳染病一般的有效力，使貝英多祿也不禁同情地跟着哭





起來。

因得着貝英多祿底小心看護，雅納底病體却意外地好了些，能够漸漸地如常日一樣進飲進食了。這個喜訊，可說是子爵底最大安慰，他賞了許多寶貴的禮物給貝英多祿，而且准許他享受同桌吃飯的優待。然而貝英多祿對此仍是泰然不驕，反而越得人家底寵愛，他的性格越敦厚，他把整副懇摯的精神，完全爲子爵和雅納去服務，不敢稍有懈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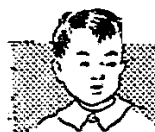
×

×

×

六月中旬一個美麗的夜晚，貝英多祿獨自在園中那條狹窄的小徑徘徊着納涼。那時萬籟俱寂，微弱的風輕輕地





書 叢 童 兒



搖動着楊柳樹底葉子，月亮底光却從葉叢底隙孔透射下來，映襯着貝英多祿底身體發出閃閃的光點。

貝英多祿忽然停住脚步，因為他注意着一種由遠而近的脚步聲，是在花園底圍牆外發响的，而且顯着是兩人同行。待那响聲貼近牆壁便停頓了。他也躡足靠近了圍牆去靜立着，聽聽有什麼動作，有一個聲音說：

「喂！那些簡單的辦法你明白了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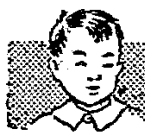
「明白了，那時實行呀？」

「小心，不要張聲。這可不是兒戲的喲！」

「胆小的傢伙，放心吧，現在已是深夜，這裡又是瀕海的僻處，軍警不到的地方，最適合商量我們的秘密。」

「我就告訴你，我們決定在明天傍晚行事罷！記着，你要先到海濱的沙灘上伏着等候我，後來……」





『那事情未必會這樣馬到成功的，恐怕還會有更多的危險哩！』

『我敢預先賭咒沒有危險，一定可以成功的，聽我說吧；黃昏時的海灘附近是絕無足跡的，那裡祇有一個小孩子看護着雅納，有時他還離了雅納到遠處去玩，在這樣的情景之下，我們用不着什麼工夫便可以把雅納攆過來！』

爲什麼他們要攆雅納？這可把貝英多祿嚇得渾身流着冷汗，打着顫抖了，他很想大呼有賊了，又轉念這樣做；一定會驚走他們，反爲不美，更好還是沉默着去應付當前的一切，他繼續靜聽着。

『你打算把攆來的雅納安置在那裡？』

『祇要把她帶到秘密的山洞……以後，向她的父親勒索一筆贖款，就是我們要十萬元，子爵也得趕快地答應過』





來！

「你的計劃我也認為有把握的，好，我們早些回去休息，準備妥當再幹去吧！明天傍晚。……」

「是，明天傍晚！預祝我們一定成功！再會！」

「再會！明天傍晚……」

「……明天傍晚……明天……」

腳步聲漸漸地走遠了，園子裡又回復原來死去似的沉寂。

貝英多祿這一驚非同小可了。他的衣服也被汗液濕透了，掏出手帕來抹着額上的汗點，緊握着兩個小拳兒，很憤恨地向屋轉裡。這一夜，躺在床上，總是睡不着，腦海裡深刻地印着不可磨滅的想像：我的小人——雅納——要遭受無辜的危險嗎？卑劣的強徒即使把我犧牲了也不能





容許那些惡人去觸動她的毛髮的，何況他們不軌的陰謀已給我洞悉了？他們徒作計劃，他們枉費心血，他們永遠沒有成功希望！

×

×

×

次日清晨，子爵還睡在床上，給一陣急劇的叩門聲吵醒過來，他便起床把房門開了。走進房裡來的，是一個小孩子。

『哦，貝英多祿，可有什麼事？』

『不得了！不得了！』

子爵聽着他的話，又看見了他那副驚惶的面孔，也嚇了一跳。忙問他說：





書 叢 童 兒



「貝英多祿，家裡發生了什麼？」

「親愛的子爵，」孩子戰慄地說：「昨夜當我在花園裡納涼的時候，我聽到一件關係到雅納小姐的重要的消息……」

聽到雅納兩個字，子爵全身底神經也緊張起來了，他張了雙手去握着孩子的手臂，追問着：

「快些繼續說清楚！」

「花園外有兩個壞人商議……」

「商議着什麼？」子爵同時放鬆孩子了。

「他們決定今晚埋伏在海濱的附近，想奪去雅納小姐，目的是要勒索子爵底金錢！」

「真有這樣的事嗎？」子爵全體發軟地倒在沙發上：「天主，感謝你！親愛的雅納，我的寶貝！那些可惡的





強徒，要勒索我嗎？」

「子爵！我們既然預先知道了他們的詭計，自然會很容易解決這問題了。」孩子說。

「親愛的貝英多祿，你真像是從天上降來的小天使了，謝謝你探得這個危害雅納底消息！」

子爵感動得把他擁在懷裡。他雖然在最快慰的時候，心裡仍懷着自己要訴說的話。

「爲免使雅納受驚嚇，子爵千萬要把這事隱瞞着，最好是對她說車子底輪壞了，要等待修理，吩咐她今天不要外出。……」

以後子爵很嚴密地和他決定了應付強徒底辦法。

當貝英多祿離開子爵寢室的時候，臉上呈現了凱旋一般快活的神氣。





書 叢 童 兒



紅日正在斜斜地降落山後的時候，雅納的車子又擱在沙灘那裡。爲着要遮隔太陽的照射，那車子正面的布蓬早就張蓋起來了，在外面看起來是不容易看見車子裡的人的。貝英多祿怪神情地拿着書本，傍着車子大聲地念一會兒，他又跳起身來，指手劃腳地對着車子講故事，他起勁地講着，天色已經漸漸暗下來了，那時他猛醒起來，高聲說道：「雅納小姐，請妳等候一會兒，我到那邊沙灘找些好玩的東西給妳……」接着，他就離開那乘車子走遠了，蹲下他的身子去拾貝殼。海灘上依然沒有動靜，祇是風聲嗚嗚地不住響着。

×

×

×





忽然，由沙灘附近閃出了兩個黑衣的漢子，前頭那個手上張着一方大帆布，很困難而又急速地走在沙灘上，在抵達車子前面的時候，兩人協同用帆布把整輛車子都裹套起來，可是抬起來却是輕輕的，他們才知道那車子裡沒有人，於是，他們乘着憤怒之餘，把車子和帆布一起攢在沙灘上，失望地咒罵了一陣。

他們正要轉身逃遁，那裡早已被軍警們包圍了，兩個強徒惟有束手待捕。

就在貝英多祿嘹亮的掌聲和歡笑聲中，那兩個壞種被押進監獄裡去了。

X

X

X





當天晚上，子爵預備了豐盛的筵席，把親戚、朋友和當地的警長們都請了來，開一個熱鬧的宴會，慶祝雅納的脫險。

客廳裡燈燭輝煌，門外爆竹聲不絕於耳，大家談笑地吃喝着，人人都向子爵和他的女兒慶賀，同時，衆口一詞地嘉獎貝英多祿底機智。

快樂得活像神仙一般的雅納，她的眼睛不停地盯着多祿，現出感謝的神色，她因為過度底喜樂以致流下快慰的熱淚來，還從袋裡摸出一個金色的盒子，很熱愛地喚多祿近前去，把盒子交給他說：

「親愛的多祿；你永遠的保存它，來紀念這個快樂的日子吧！」

貝英多祿滿懷感激地，接過盒子打開來一看，原來盒





子裡面載着的是一隻光芒奪目的鑽石戒子，和一個金鏢，鏢壳上面刻着「多祿」兩個字，還附穿着一條金鍊子，鍊底末端懸着一個隋圓形狀的金牌，上面刻着這樣的字句：

『親愛的多祿！

良種必獲善果！

雅納敬贈！』



兒 童 叢 書 之 廿 五

動 物 世 界

(二)

郁 敦 尼 著

一 月 出 版

慈 幼 印 書 館

種 七 廿 第 書 叢 登 見

祿 多 英 貝

PUER ALACER

版 出 日 一 月 三 年 八 十 國 民 華 中

究 必 印 翻 ☆ 有 所 權 版

品 乃 林 : 著 作

運 熊 盛 : 著 編 主

館 書 印 幼 慈 門 澳 : 著 刷 印

館 書 印 幼 慈 : 所 行 發

號 三 街 下 德 高 門 澳

(銀 十 : 百 鈔 發 留 本)

購 訂 埠 外
費 郵 收 免

角 三 本 每 售 零
元 三 (冊 二 十) 年 全

205326.

D 27-14003

0
531023
編主運熊盛

兒童叢書

本叢書適合一般小學中高年級兒童閱讀。材料包括各國童話、小說、寓言、生理、自然、歷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及其他常見事物等常識，世界名著摘述、名人傳記、勵志故事、笑話、讀書指導、遊藝等。每月出版一冊。封面用彩色圖案。文字力求淺顯，使兒童閱讀時不致發生困難；插圖力求豐富，以引起兒童閱讀的興味。且定價低廉，每本僅售三角，確為不可多得的兒童良好讀物。